

看时光 流转

苏玄玄

著

听心海回声

看时光流转

珍藏所有与爱相关

与怨随行的过往

尘埃落定

我们的人生终获圆满

哪怕是，带着泪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看时光 流转

苏玄玄
● 著

T i m e G o e 时 光 流 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看时光流转 / 苏玄玄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4. 11
ISBN 978-7-5125-0730-2

I. ①看… II. ①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45167号

看时光流转

作 者 苏玄玄
责任编辑 宋亚珏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8.75 印张 202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730-2
定 价 28.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1551 传真: (010) 64271578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传真: (010) 64271187-800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 //www.sinoread.com

第一章

“亦宝是一半儿，亦贝是一半儿，亦宝亦贝在一块儿，合成一个圆。”

“宝宝和贝贝，爸妈的心肝；圆圆又满满，幸福到永远……”

那是谁在拍着手唱？

是爸爸，还有妈妈。

他们注视着不远处的她，还有另一个她。

而不远处……

是阳光耀眼，是鸟语花香。

那片草地，她看到另一个她在奔跑。

一袭白裙，宛若，林中精灵。

白裙的她咯咯地笑起，跑了过来，拉起她的手，她说姐姐姐姐你跟我比赛，看谁先跑到林中小屋。

亦宝点头。

于是，就这么一直向前。

她们牵手奔跑，就这么一直向前奔去。

梨花的花瓣，飘落上她们的肩，风把她们的发丝吹乱，更将花瓣吹得漫天。

看谁人笑颜，恰似梨花开上苑。

晨曦的光，随着徐徐打开的窗帘流泻于室内。

又是一个艳阳天。

亦宝闭目，不由深深呼吸。

暖暖，是光。

还有什么？她似乎真的感觉到了另一个她。

咫尺之遥。

她就在那里。

长发白裙，赤足而行。

一步一步，向她走近，近到身侧。

她对着她微笑。

继而，她将唇缓缓贴近她的耳畔，轻声地告诉她：“我很想你。”

她不想睁开眼睛。因为她知道，睁眼一瞬，那个她，便失了踪影。

“我也很想你。”她回答着，有泪水，像是不自觉从睫毛下开溜，湿了脸庞。

“我会陪着你，我说过，我一直会陪着你的，姐姐。”

“我知道，你不会撒谎，瓶中的那些字，你说的那些话，我不会忘记……”亦宝仍旧闭着眼点头，喉咙发了哽。

是的，她不想睁眼。

睁开眼睛，为什么，认知的真实，到头来却是幻觉。

她不想质疑，亦无法质疑。

弹指一挥间，你我终成幻。

无人给予得了答案。

这世界，你寻不到神，我也遇不到仙。

谁能告诉我，告诉我们，我们到底握得住什么？

或狂或傲，别沾沾自喜，此刻的样子，谁敢妄言就是后来的



她多想再见一眼她，多想知道已在另一个世界的她，现在过得好吗？

会否有天使的陪伴？

会否依旧笑靥如花？

或许，她已然化作天使。

亦贝，你一定要做快乐的天使。

那张容颜渐渐消失。沈亦宝注视着天花板，视线逐渐模糊。

骤然，手机铃声响。

沈亦宝拿过手机一看，是苏澄的来电。

她按下接听键。

“亦宝，起床了吗？”

“还没有，刚醒。”

“记得上午约了潘医生，我怕你睡过头，所以打个电话。”

“嗯，谢谢你。”

苏澄的话让亦宝一阵心暖，兴许，这世上亦只有这个人能理解她此时感受了。

“我们之间哪还需这般客气。”苏澄应着，“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去？”

“没事，我自己去就行。”

“我是指陪你……见那个人。”

“我知道你的意思，别担心，我自己去就可以。”

“那……好吧，记得见了那个人之后，给我个电话……”

“好的。”

沈亦宝简单应道，随即挂了电话。

起身，她不由抱着膝盖，在床上呆坐片刻。

下床，走至窗口，拉动帘子。

第二章

去到约定地点，时间尚早。

点了喝的。

沈亦宝垂首，用小匙搅动着咖啡，看着杯中漾起的小小漩涡。

耳边已留意到了室内正放着的那首歌曲，它在唱着“你会在哪里，现在你叫什么名……”它又唱着“时光带我去有你的地方，有一种见不到你就不回去的念头……”

沈亦宝跟着它在心内轻轻地合。

这首《漂流瓶》曾是亦贝最爱的歌曲，亦宝本不喜欢这种风格的歌曲，但听妹妹唱得多了，自己便也能哼哼，而自亦贝去世后，亦宝会常常听它，每每唱起，皆是难受。

是呵，不管人生如何无常，然心却是确定，只想伴你身旁，听你所听，看你所看，望时光能带我去有你的地方。

只要注视着你的眼睛，我就不会孤单，因为，你的目光，总能带给我力量。

沈亦宝微微抬头，仿似真的看到亦贝就坐在自己的对面，她正用一双笑眼注视着自己，而目光，是那般澄净如水。

亦宝多渴望再次见到那一双眼睛。

“亦贝，姐姐记着你的话，你会永远守在我的身边，从未离去。”



样子？

或哭或嚎，无论我们是怎样不舍，那些本是触碰到感受到紧拥到的真实存在，稍不注意，就已自掌中怀中世界中飘然而去，俨然烟俨然雾俨然幻象。

这一秒，是此时此刻的真实之境；这一秒，也会成为他日的恍惚之景。

不甘心。

多么不甘心。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轨迹？

存在与消亡，开始与结束，如果一切事物皆是这种命运，那么谓之存在，是否仅仅为了谓之消亡而存在？而谓之开始，又是否仅仅为了谓之结束而开始？

如果逝去是注定，那么拥有的意义究竟在哪里？

昙花，究竟为什么绽放？

莫非，仅仅是为了记忆？

那些，我们都躲不过的、要去念想的回忆。

永远记得在墓碑前，母亲的失声哭泣，以及父亲的默然流泪。

之后，亦宝送母亲回到汰城，却因母亲突然病倒继而留在了那里一段时间。在那段时间里，她便嘱托潘医生为之替领亦贝的角膜捐赠证书。

从汰城回来的一个星期，沈亦宝并未联系潘医生，不是因为工作忙，而是实在没有勇气从潘医生手里接过那个册子。

这些日子里，亦宝不忘替亦贝打扫房间。

她会打开窗户，给亦贝种植的花草洒水。

她会点燃亦贝喜欢的甘草香薰，芳香飘逸似若昨。

她会拿着柔软毛巾，小心翼翼擦拭桌子，凳子，书柜，以及书柜中摆放着的许多漂流瓶……

这些漂亮的瓶子，是亦贝平素里收集的，有一个装有纸条，其他则是空的。

亦宝握着漂流瓶，轻轻擦拭，不禁发了怔……

“瓶子里有一个世界，那是最真实的世界……”

她的耳畔就这么响起亦贝的声音来。

她一惊，不由地侧头，似乎就看见了坐在窗台前晒太阳的亦贝。

亦贝靠在摇椅上笑呵呵地说：“姐姐，瓶子里有一个世界，那是最真实的世界，密封最自由的声音，或于万波碧浪中翻滚，或于惊涛骇浪中拍打，坚强地漂洋过海去，惟寻一种遇见；感知驻留的温度；开启下一个梦想。”

昔日，亦是在这里。

沈亦宝站在柜子前，拿起柜子里的漂流瓶看，身后的亦贝就那么伸着懒腰云淡风轻地说着。

“傻妞，你怎会想到这些？它不过就是漂流瓶，说得简单点，就是一个瓶子。”



那年初夏，她们也曾牵手在海边放下装有秘密的漂流瓶，那些小秘密，是她们共同的梦想，虽然彼此微笑不语，但眼神中却写满对这种血缘的感恩，就宛如亦宝放入瓶中的那段话：“我感谢上天赐予我这样一个妹妹，感谢上天让我懂得一种感恩并体味这种爱与被爱的意义，我期望这份感情就如同我们紧握的手，永不分开，亦贝，愿我们成为一生一世的好姐妹……”

那时候的她们，怎可料想这世事瞬变，又怎可猜测这梦无摹画。

正待失神间，沈亦宝听到有人唤她的名，一回神，但见潘医生的身影。

潘医生是亦贝的主治医师，因为亦贝的关系，两人相识熟稔。

打过招呼之后，沈亦宝替潘医生点了喝的。

彼此表情皆慎重。

潘医生打开随身带来的公事包，从里面拿出一个蓝色文件袋。缓缓将它放置于沈亦宝眼下。

沈亦宝眉眼低垂，目光已是不自禁地落在了这片蓝色上，她缓缓将手覆上文件袋，似乎是想打开它，瞬时，却又停住了动作。

迟疑之下，她直接将它放入了自己的帆布包中。

“一直都在给你增添麻烦。”重新稳稳情绪，沈亦宝开了口，“特别是我不在大连的这段时间，你帮了我太多忙。”

“这本是我该做的，作为医者当竭力做到最好。”潘医生缓缓应道，“更何况，我已把你当作朋友，这些事情，不用放在心上。”

注视着对方，沈亦宝心存感激，微微点头，会心一笑。

沈亦宝知道潘医生并非是讲客套话，若非朋友，便不会这般贴心。

几个月前，她办完亦贝的身后事，才将这噩耗告诉了父母。

彼时离异而今各自生活的父母，闻讯后皆是万般伤心，亦宝

实的情绪；抑或如此，眼泪才是咸的，就是要在伤口上撒盐，就是要你一次又一次地去体味这种痛这种苦，若非如此，我们怎会懂得世事的变幻莫测，怎会认识到匆匆年景需珍惜，又怎会领悟生命这段旅程的意义？因为这一次次的伤痛，只会递增我们抵御事变的能力，以及，更加坚固我们前行的步履。所以，好好哭一场吧，但哭过之后，却要敢于面对，毕竟，我们仍要活着，而我们活着的信念，不仅仅是来自于我们自己。”

苏澄的说这番话，并非单单是安慰。

她只是想让沈亦宝明白，就如同往昔她鼓励过自己一样，只有勇敢走出这片阴霾，远处那道亮丽景致，才有可能遇见，从而欣然感受。

“若还需我的帮助，但说无妨。”咖啡厅内，潘医生见沈亦宝一直用小匙搅拌咖啡，像是若有所思，于是忍不住开口试探着问。

“哦……”亦宝的思绪被潘医生的话拉回，“对了，那个地址可带来？”

“差点忘了。”潘医生恍悟，连忙拿出手机翻看，“这个住址我一直存着，这便发给你，鸿镇街……对就是这个。”

“好的。”

“不过……”传完信息，潘医生忽地道，“你想见到徐冬笙本人，恐怕目前还不行，若按这地址寻过去，顶多也只能见到他的母亲。”

“为什么？”沈亦宝大惑不解，“最初不是说好了，捐赠方必须知道受赠方的详细情况，他们不是同意么？怎么能又反悔……”

“你先别急。”潘医生连忙道，“受赠方是接受捐赠方要求的，只是前些时间受赠者的母亲给我电话，说他们一家出国了，让我知会你们一声。”



“是流转。”

“流转？你指……漂流瓶？”

“不仅如此。”

“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亦贝……”

忆起往日，亦宝不由唤出妹妹的名字。

一瞬，骤然缓过神来，下意识地望过去……

却见，空的椅，剩下，一抹光线。

“我不明白……”亦宝翕动唇轻轻说，“我不明白。”

有泪“啪”地滴落在手中瓶上。

沈亦宝连忙用手中毛巾拭去瓶上的湿润，却还来不及擦干，又一滴泪落，继而愈来愈多，恰似雨下，再无法抹干。

握着亦贝留下的漂流瓶，她终究控制不了，靠坐于地，掩面哭泣。

她多不愿意接受妹妹离去的事实。

然而，事实就是，那个与自己几乎长相一样、恰似另一个自己的女孩，再亦无法站在自己面前，拉着自己的手，撒着娇，笑嘻嘻的一声声唤着自己“姐姐，姐姐。”

天黑下来，苏澄来看她，一进门却见沈亦宝哭红的眼睛，难过之余不由说道：“我知你心情，这种心情外人是无法感受到的，但是亦宝，事实就是事实，逃无能为力，避无济于事。不管你想怎么做，是瞎了眼是聋了耳，它还是发生了，由不得你不看不听。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你才能真正让你好过些，但每每伤心时，我就会想起你曾对我说的话，眼泪流再多，不是为了冲刷往事淤泥，而是淹没你灵魂空隙，不予你机会喘息，反复让你去感知这种真

“但愿吧。就算看一眼也好。我只想看看……”亦宝缓缓应道，“看看他的眼睛，那是，亦贝的眼睛。”

与潘医生作别，沈亦宝先是给受赠方拨过去电话，但对方已关机，犹豫之下，她还是上了计程车，直奔鸿镇街。

在一个路口下车。

抬手遮放在额头，挡住头顶阳光，她抬眼看了看路牌。

“鸿镇街。”

确定无错，沈亦宝沿着街道走。

这是一条老街，人居甚少，房多空置。

终于找到了那个门牌号。

待沈亦宝走近查看，显然已是一座空屋。

门庭寂寥人去后。失落之余，亦宝再联系起潘医生的话，心下更甚沮丧。在门前呆站了片刻，亦宝准备离去，刚转身，却惊觉看到了什么，她赶紧转身细看，果真看到门下的缝隙里，塞有一个信封。

沈亦宝拿出它一看，应该是车辆违章通知单之类的，收件人是赵晋海，再看看寄出的时间，就在几天前。沈亦宝不免纳闷了，这家主人不是应该姓徐么，怎么会是姓赵？莫非，他是主人的亲戚？但不管是谁，但这里不是已经空置了吗，怎么还会往这里寄通知单，如果月底有这些单子发来，怎么会只有这一封信，其他的呢？会不会……被人取走了？

沈亦宝这次留意到房门虽然锁着，但门墙窗台皆显洁净，她隐隐觉得这里一定还有人住。

为印证这种感觉，沈亦宝四下寻着，终于在附近找到一位尚未搬走的阿姨。



“他们都出国了？”沈亦宝诧异，“走了多久了？”

“一个月了吧。”

“为什么出国？”

“我倒是问了，对方只说是一些私人原因。我亦是追问过他们回来的时间，但她并未给出具体时间，但我在想，就算是他们以后定居国外，也该有回来的时候，这边总有亲戚的吧。”

潘医生的话让亦宝心下不免一沉：“定居国外，他们这么说过的？”

“不是，这是我的考虑罢了，看他们的地址，加之联系上他们出国的事，我才这么多想了，鸿镇街不是一条老街吗，现在旧房改造，他们却出国去，或许他们本是做了不留此地的打算的，亦是难说……”

潘医生言及此处，沈亦宝已然接过她的话：“如果真是那样，我也会去国外见见他。”

她坚定信念，无论怎样，都要见他。

“嗯。这是自然的。而且，受赠者的母亲也说了以后有什么事，可以先电话联系她，因为这边有生意，有时她也会待在国内的。对于刚才给你的信息里也有她的联系电话。”

沈亦宝点头。

端起咖啡，却不由暗自想着：“他们是在刻意地回避吗？但即便如此，又能有什么办法？”

见亦宝再次沉吟不语，潘医生微微叹道：“我明白，你现在一定很想见到受赠者徐冬笙本人。”

“是的。”

“无论如何，他总有回来的时候，你多多联系她的母亲，我相信，见面之事，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谁知电话一通，苏澄便关切地询问见面事宜，这让情绪已有些稳定的亦宝，又骤升失落愁闷之感。

苏澄听闻电话那端的亦宝不作声，立时明了是有什么事情。早前亦宝就说过，今天与潘医生会面，除了拿到亦贝的角膜捐赠证书，还准备去见一见那名移植了亦贝眼角膜的患者——徐冬笙。

“怎么了，亦宝？怎么不说话？”

“苏澄，我没有见到他。”沈亦宝叹息，“原来，见他会这么不容易。”

说罢，沈亦宝喉咙发了哽。

“到底出什么事了？”

“徐冬笙一家去了国外。”

“怎会如此？”苏澄亦是诧异。

“我也不清楚，潘医生言及离开之前，患者母亲找过她，说是有事全家出国了。”

“那……潘医生就没对她说什么？”

“潘医生还能说什么呢？他们会去哪里会做什么，那毕竟是人家自由，就算患者植了角膜，并不代表就该拿自由交换。”

“可至少，他们应该感激吧。”

“就算他们离开此地，也并不表示未存丝毫感激。”沈亦宝自嘲一笑，“感激，说到底只是一时情绪，并不等于真的亏欠负债，没理由时刻想着偿还。我只是觉得……苏澄，你说我运气是否过差？”

听着亦宝的话，苏澄重重叹了口气。

“大部分时候的碰壁，不是因为坏运气，而是因为越不过人性铸就的那道生墙冷壁，所以，许多时候的许多事情，真的不是



“您好，我是来寻一位朋友的，他叫徐冬笙，我按地址找过来，他家却无人，请问一下，您知道他们是去哪里了吗？”

“徐冬笙？”阿姨想想道，“我不认识这个人。”

“就在前面右边的那个宅子。”沈亦宝伸手示意方向，“诺，就前面点……我看到最里面的墙面上都爬满了藤蔓……”

“哦，我知道了。”阿姨恍悟，“你说的是老杨家。”

“老杨家？”沈亦宝有些困惑，姓徐的人莫非是杨家的亲戚？

“他们……不姓徐？除了这家的主人，有没有姓徐的人呢？”

“那我不清楚了，反正我没听过老杨家有亲戚是姓徐的。”

沈亦宝想到了那封信：“那再请问一下，杨家有个叫赵晋海的人么？”

“有啊，他以前一直在老杨家工作。”

“阿姨，那您知道他现在哪里吗？或者，有他的联系方式么，电话什么的？”

对方摇了摇头：“不清楚。有一次遇到我问过他，他说搬到城外去了，他也没多说，具体地方我就不清楚了。”

对方的话让沈亦宝再次意外，这么说，虽然是搬走了，但他们应该还在本地？

沈亦宝有些不甘心地再道：“那……有没有办法联系上他呢？”

对方再次摇头，“你可以周末的时候再来看看，有时候周末老赵会回来一趟的，到时候你可以问问他。”

“太好了，太谢谢您了……”

这个答案显然让沈亦宝喜出望外。

连声道谢作别之后，她徒步而行，走了一段儿后，给苏澄拨了个电话。

她们最爱的便是去到海边，光着脚丫，踏浪嬉戏。

在追逐玩耍中，她们还会拍手念着父亲编出的顺口溜：“亦宝是一半儿，亦贝是一半儿，亦宝亦贝在一块儿，合成一个圆。”

曾经的她们，满眼皆是碧海蓝天，而眼中的世界，就和它一样，亦是美得那般清澈明亮。

怎无奈，世事如棋，险象莫测，即便你是王者坐拥江山，也无法让时间对你俯首称臣，而恰恰却是它，围绕万物生灵，点示瞬息变换。

无人赢得了，时间。

当她们还是父母执手护住的那个“圆”时，她们并不知道，呵护着她们的双手会那么快地松开，终究去画圆另外的人生。

后来，面对家庭的变故，伤心之下，亦宝鼓励自己以及妹妹，逆境使人成长，每个人，终是在逆境中真正成长起来的，唯有在那种境况下，你我才能真正领悟生活的意义。

然而，亦宝却不知道，这种认知的过程，将会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有时甚是残忍到让你无法接受。

就如同那一天，她从潘医生手里接过亦贝的那张病危通知单，无论她曾如何安慰妹妹，终究未曾料想，自己会这么快体味到这种痛如剜心的残忍。

“晚期……”

拿着这张纸，亦宝看着它，怔怔看着。

她猛然感到一种刺骨之凉，凉到连握着单子的手亦是不自主地颤抖。

抬头看着潘医生，亦宝不予置信地摇头，嗫嚅唇瓣颤声道：“不可能……不可能的，这绝不可……”

一刹那，言未尽，泪却下。

